

甘青河湟漢語非限定“著”的限定化

陳若雨

中國人民大學

提要

中國西北地區的甘青河湟漢語中，未完整體類“著”屬於典型的非限定標記，一般無法單獨出現於核心謂語後的句末位置。然而，部分甘青河湟漢語中存在少量“著”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的用例，此類“反常”的限定用法與其典型的非限定特徵明顯齟齬。藉助限定化的動態視角，甘青河湟漢語“著”的“反常”限定用法可以得到相對統一的解釋：非限定特徵是“著”的典型特徵，限定用法則屬於局部和次要表現，限定用法很可能在其非限定特徵基礎上經由形式限定化過程逐步動態演變而來。非限定“著”的限定化與其後原初核心謂語的助動詞化和語氣詞化有關，本質上發生於甘青河湟漢語的限定性對立格局之中。

“著”的限定化不僅不會否定和解構甘青河湟漢語的限定性系統，反而能夠進一步證明限定性對立在甘青河湟漢語中的存在。

關鍵詞

甘青河湟漢語，“著”，限定性，限定化，區域類型

1. 引言

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助詞“著”具有動態性和靜態性兩類用法（木村英樹 1983；劉寧生 1985；郭銳 1997）。動態性“著”表達動作正在進行或持續發生，如例（1）；靜態性“著”表達動作行為所致結果狀態的持續，如例（2）。本文從時體演變類型的角度分別稱之為未完整體類（*imperfectives*）和完整體類（*perfectives*）用法。¹

- (1) 外頭正在下著雨。（動態；普通話；木村英樹 1983: 22）
- (2) 外頭堆著柴火。（靜態；普通話；木村英樹 1983: 22）

完整體類“著”在普通話和多數現代漢語方言中一般均可獨立完句。未完整體類“著”在陳述句肯定式中能否獨立完句，則表現出顯著的南北差異（參 Djamouri & Paul 2018 等）。包括北方普通話口語和北方方言的北方漢語中，“著”²通常無法獨立完句，其後一般需要添加後續謂語或“呢”等句末語氣詞（吳繼章 2007；郭銳 2015；范曉蕾 2024），如例（3）（4）。

- (3) 他〔騎著車〕_{VP1}*（〔去學校〕_{VP2}）。（北方普通話口語；郭銳 2015: 435）
- (4) 外面〔下著雨*（呢）〕_{VP}。（北方普通話口語；郭銳 2015: 435）

相比於其他北方漢語，中國西北甘青河湟區域的漢語方言及混合性變體³（下文簡稱“甘青河湟漢語”）中，“著”無法獨立完句的特徵（非完句特徵）更為突出。“著”除了嚴格不能獨立完句外，還高頻甚至強制出現於小句的非末尾謂語或複句的非結句

¹ 本文之所以未採取“動態/靜態”的區分方式，主要是考慮到該組概念在漢語史和跨方言研究的實際操作中不易把握，且在共時與歷時層面“動態/靜態”性質可能發生交替（參戴耀晶 1997: 88 等）。因此，本文從時體演變類型的角度將“著”的用法分為未完整體類和完整體類兩類，前者涵蓋進行體（*progressive*）、慣常體（*habitual*）和未完整體（*imperfective*）用法，後者涵蓋結果體（*resultative*）、完成體（*perfect*）和完整體（*perfective*）用法（參 Jaxontov 1988；陳前瑞、Tantucci 2021；陳若雨、陳前瑞 2025b 等）。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所說的“未完整體類”是上位類概念，“未完整體”則是指“情狀被視為沒有邊界”（Bybee et al. 1994: 317）的一種語法化程度較高的具體體貌意義；漢語學界所說的“非完整體”一般對應於前者，即涵蓋進行體、持續體等具體體貌意義的上位類概念（如戴耀晶 1997: 30；范曉蕾 2024, 2025 等）。

² 後文如無特別說明，均指未完整體類“著”。本文主要討論的非限定“著”雖然在多數情況下不表達未完整體類意義，但其演變來源是其未完整體類意義，可以歸入未完整體類“著”（參范曉蕾 2024 等）。

³ 由於甘青河湟區域內漢語方言與混合性變體普遍受到周邊非漢語不同程度的影響，二者本質上均處於語言接觸的連續統（*continuum*）之中。為了追溯特定語法現象的源流，本文將唐汪話、甘溝話等混合性變體一併視為混合程度更深的漢語方言，統稱為“甘青河湟漢語”。

分句後標示謂詞性結構的非成句性，也能夠使本身可以成句的結構失去成句性，⁴ 如例（5）非末尾謂語 VP₁ 與 VP₂ 中的“著”。“著”的上述表現與周邊阿爾泰語言（Altaic languages）等非漢語的“副動詞”（converb）標記高度平行，而副動詞標記具有典型的非限定（non-finite）性（參 Haspelmath 1995 等），因此，從限定性（finiteness）的角度看，甘青河湟漢語的“著”可以被視為一種典型的非限定標記。

- （5）[街上去 *（著）]_{VP1} [買了個衣裳 *（著）]_{VP2} [來了]_{VP3}。（上街買了一件衣服回來了。）（甘肅臨夏；仁增旺姆 1991: 14）

不過，在“著”屬於典型非限定標記的背景下，部分甘青河湟漢語的“著”還可能“反常”地出現於陳述句肯定式核心謂語後的句末位置，亦即限定（finite）標記的典型句法位置，如例（6）（7）。特別是例（6）中兩個“著”分別出現於非限定標記和限定標記的句法位置，與其典型非限定特徵明顯齟齬，疑似對甘青河湟漢語中限定性對立（finiteness distinction）的存在構成反例。

- （6）[這個酒啊喝上著]_{VP1} [人啊難受著]_{VP2}。（如果喝了這酒，人會感覺難受。）（青海甘溝；楊永龍 2019: 13）
（7）箇們幾個人 [一列街上話攀著]_{VP}。（他們幾個人一起在街上聊天。）（青海周屯；Zhou 2022: 36）

如何認識並解釋非限定“著”出現於限定標記句法位置的“反常”現象，關乎甘青河湟漢語中是否真正存在系統的限定性對立這一重要問題，有必要作專門探討。本文將首先介紹甘青河湟漢語“著”的典型非限定特徵及其表現（第2節）；進而梳理既往文獻中“著”出現於限定標記句法位置的“反常”用例，結合已有研究提出若干潛在解釋思路（第3節）；最終基於甘青河湟區域語言的共時材料，藉助限定化（finitization）的視角嘗試構擬其“反常”現象的形成過程（第4節）。

2. 甘青河湟漢語中作為典型非限定標記的“著”

甘青河湟區域是中國甘肅省和青海省交界地帶、以古代河州為中心的一片區域，在地理上大致涵蓋甘肅省西南部的臨夏回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省東部的西寧市、海東市、

⁴ “成句”和“完句”在已有研究中通常具有相似所指。不過，本文認為二者的側重點略有不同，並在表述中儘可能區分二者：“成句”是指謂詞性結構構成獨立使用的句子，主語為謂詞性結構；“完句”是指特定成分使謂詞性結構構成獨立使用的句子（使謂詞性結構“成句”），主語為特定成分。

海南藏族自治州、黃南藏族自治州。區域內分佈有屬於阿爾泰語言蒙古語族的東鄉語（Dongxiang/Santa）、保安語（Bonan）、土族語（Tu/Mangghuer）、康家語（Kangjia），屬於阿爾泰語言突厥語族的撒拉語（Salar），⁵藏語安多方言（Amdo Tibetan），以及漢語方言及混合性變體（臨夏方言、唐汪話、西寧方言、甘溝話、劉屯話、周屯話、五屯話等）。區域內語言長期深度接觸，共享諸多語言特徵，構成相對典型的語言區域（linguistic area）；甘青河湟漢語在鄰近非漢語的影響下，產生了諸多不見於或鮮見於其他漢語方言的語言現象，如顯著的OV語序、格標記系統、副動詞形式等（參徐丹、貝羅貝 2018；楊永龍 2019；敏春芳、馬宇晨 2025）。

“著”在甘青河湟漢語中具有兩方面突出的句法表現。⁶第一，“著”在核心謂語後往往無法獨立完句。如例（8）的單謂語句僅包含一個謂語“關”，帶有“著”的“關著”無法獨立完句，其後必須出現“哩/呢”等句末語氣詞（記作“SFP”）。單謂語句的唯一謂語屬於句法上的核心謂語。第二，“著”高頻甚至強制出現於非核心謂語後。如例（9）的多謂語句⁷包含四個指稱連續發生事件的謂語，除末尾謂語“來”外，其餘三個非末尾謂語“車開”“縣上去了”“桌子個買”均帶有“著”，且“著”不允許省略。其他類型⁸的多謂語句與之類似，如例（10）–（14）中各包含兩個謂語，前一個謂語（非末尾謂語）與後一個謂語（末尾謂語）之間構成方式—動作、時間—事件、假設—結果、原因—結果和轉折關係，非末尾謂語均強制帶有“著”或同類成分。甚至在對應於普通話述補結構的多謂語結構中，作為前一個謂語（非末尾謂語）

⁵ 根據徐丹、貝羅貝（2018），甘青河湟區域內的阿爾泰語言還包括蒙古語族的東部裕固語（Eastern Yugur）和突厥語族的西部裕固語（Western Yugur）。但東部裕固語和西部裕固語主要分佈於甘肅河西走廊的肅南裕固族自治縣，並未處於甘青河湟區域的核心範圍之內，因此本文暫時將東部裕固語和西部裕固語排除在外。

⁶ Fan（2011, 2025）及范曉蕾（2024, 2025）等系列研究對漢語西北方言中“著”的形態句法表現有細緻描寫，部分涵蓋甘青河湟漢語“著”。關於甘青河湟漢語“著”作為典型非限定（非完句）標記的形態句法表現，另可參看陳若雨、陳前瑞（2025a）的概括。

⁷ 本文所說的“多謂語句”與“單謂語句”相對，即包含兩個及兩個以上謂語的句子。同時，本文對“謂語”採取寬泛界定，大致相當於“謂詞性結構”，涵蓋光桿動詞、動詞短語、小句等句法單位，在例句中統一以下標“VP”標明。

⁸ 匿名審稿專家準確指出，在描寫“著”的非限定特徵時，應當全面關注“著”在各種類型從屬小句中的表現。本文贊同審稿專家的意見，即非限定標記典型出現於從屬小句，並根據專家意見補充了部分“著”出現於各種類型從屬小句的用例。同時，結合前期研究，本文注意到非限定標記“著”不僅典型出現於從屬小句中，還可以出現於從屬小句以外的其他類型謂語後，如指稱連續發生事件的多謂語句的非末尾謂語以及“述補結構”的“述語”後。“從屬”（subordination）與“非限定”（non-finiteness）是一對既有關聯又有區別的概念，甘青河湟漢語“著”的本質功能是標示謂語的非限定性而非從屬性。甘青河湟漢語乃至整個漢語西北方言中相關現象的系統梳理與討論可參看陳若雨（2026）。

的“述語”也要求帶有“著”，如例（15）。⁹在OV語序格局下，多謂語句的非末尾謂語屬於句法上的非核心謂語。“著”典型所出現結構的句法格式可以概括為：[VP₁ + *（著）] 非核心謂語……+ [VP_{n-1} + *（著）] 非核心謂語 + [VP_n + 著 + *（SFP）] 核心謂語。

- (8) 門[關著*（哩）] _{VP}。（門處於關閉狀態。）（青海甘溝；楊永龍 2022: 431）
- (9) 暖傢[車開*（著）] _{VP1} [縣上去了*（著）] _{VP2} [桌子個買*（著）] _{VP3} [來了] _{VP4}。（他開車去縣城買來一張桌子。）（青海甘溝；楊永龍 2022: 428）
- (10) 耍社火的過來了，老百姓[拍手*（著）] _{VP1} [歡迎] _{VP2}。（鬧社火的人來了，老百姓拍手歡迎。）（甘肅臨夏；蘭州大學中文系臨夏方言調查組、甘肅省臨夏州文聯 1996: 213）
- (11) 你[上去料*（著）] _{VP1} [這個信帶到吧] _{VP2}。（你去上面的時候，把這封信帶到吧。）（甘肅唐汪；徐丹 2014: 257）
- (12) 你[官當上*（著）] _{VP1} [我們憂忘過] _{VP2}。（你如果當官了，不要忘記我們。）（甘肅臨夏；敏春芳、杜冰心 2020: 33）
- (13) 小趙[身體不好*（著）] _{VP1} [大學沒念完吶] _{VP2}。（小趙因為身體不好，沒念完大學。）（青海西寧；川澄哲也 2010: 87）
- (14) 小趙[身體不好*（著）] _{VP1} [大學念完了] _{VP2}。（小趙雖然身體不好，但是念完大學了。）（青海西寧；川澄哲也 2010: 88）
- (15) 蘋果[落*（著）] _{VP1} [下來了] _{VP2}。（蘋果落下來了。）（青海周屯；Zhou 2022: 48）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著”在甘青河湟漢語中對其所附著的非核心謂語幾乎不存在任何情狀類型和句法地位方面的選擇或限制。就情狀類型（Aktionsart）而言，普通話“著”通常用於活動（activity）謂詞後，如“跑著出了門”；甘青河湟漢語“著”則可以用於活動、狀態（state）、結束（accomplishment）、達成（achievement）等各種情狀類型的謂詞後，如例（16）–（19）的“裁”（活動）、“思謀”（狀態）、“看完”（結束）、“騎上”（達成）。就句法地位而言，普通話“著”只能用於光桿動詞後，如“站著喝酒”“騎著車走了”；甘青河湟漢語“著”則不限於與光桿動詞（bare verb）搭配，還可以自由地與動詞短語（verb phrase）和小句（clause）等層級的句法

⁹ 朱德熙（1982）基於語義將普通話述補結構的補語分為結果、趨向、可能、狀態、程度五種類型。根據已有文獻的描寫，甘青河湟漢語中，“述語”與上述五種類型的“補語”之間一般均要求出現“著”，亦即非末尾謂語帶有“著”，可參看敏春芳、付喬（2022）等研究。限於篇幅，本文僅舉出一例補語為“趨向補語”的用例。

單位組合，¹⁰ 如例 (20) – (22) 的“有”（光桿動詞）、“端起蓋碗”（動詞短語）、“今天亮了”¹¹（小句）。與各種類型謂語的普遍搭配能力表明，甘青河湟漢語“著”高度接近於純粹的形態標記。

- (16) 這塊布 [能裁著] _{VP1} [做個褲子哩] _{VP2}。（這塊布可以裁一條褲子。）（甘肅臨夏；范曉蕾 2024: 16）
- (17) 我 [思謀著] _{VP1} [兀個快來了] _{VP2}。（我想他快來了。）（甘肅臨夏；范曉蕾 2024: 15）
- (18) 電影 [看完著] _{VP1} [我他哈碰上了] _{VP2}。（看完電影後，我碰到了他。）（甘肅臨夏；蘭州大學中文系臨夏方言調查組、甘肅省臨夏州文聯 1996: 211）
- (19) 兀個 [車子騎上著] _{VP1} [走了] _{VP2}。（他騎上車子走了。）（甘肅臨夏；范曉蕾 2024: 16）
- (20) 你 [有著] _{VP1} [日子好過些] _{VP2}。（你如果有，日子就會好過一些。）（甘肅臨夏；敏春芳、杜冰心 2020: 33）
- (21) [端起蓋碗著] _{VP1} [想起了個你] _{VP2}。（端起蓋碗的時候，想起了你。）（甘肅臨夏；敏春芳、杜冰心 2020: 37）
- (22) 尕娃哭的了一晚夕，[今天亮了著] _{VP1} [才睡的一會] _{VP2}。（孩子哭了一晚上，今天亮了的時候才睡了一會兒。）（甘肅臨夏；蘭州大學中文系臨夏方言調查組、甘肅省臨夏州文聯 1996: 211）

儘管當代語言學中的不同流派對“限定性”概念持極為不同的理解（Nikolaeva 2007），但鮮有爭議的是：句法上的非核心謂語屬於典型的非限定形式，句法上的核心謂語則屬於典型的限定形式。甘青河湟漢語“著”作為較為純粹的形態標記，無法獨立出現於典型限定形式，反而高頻甚至強制出現於典型非限定形式。可以認為，甘青河湟漢語“著”屬於典型的非限定標記，專門用以標示句法上的非核心謂語的非限定性。

就來源而言，甘青河湟漢語“著”的非限定特徵不僅是漢語自身演變的產物，而且很可能與歷史上和阿爾泰語言等非漢語的長期深度接觸有關（徐丹 2014: 259；楊永龍 2019；敏春芳、杜冰心 2020；Shao & Lin 2023；范曉蕾 2024, 2025）。阿爾泰語

¹⁰ 趙綠原（2021: 414）準確指出：“（甘溝話的）‘著’可以連接兩個光桿動詞，……或兩個動詞短語，……或更大的句法單位。”Shao & Lin（2023）將甘青河湟漢語中的“著”界定為附綴（enclitic）。

¹¹ “著”能夠與表達完整體類意義的“了”共現，進一步說明“著”的意義已經突破了原初作為體貌意義的未完整體類意義。

言普遍存在系統的限定性對立，即通過形態手段區分非限定形式與限定形式：前者主要包括副動詞和形動詞（*participle*）；後者主要包括陳述式和祈使式。副動詞由於往往無法獨立成句，¹² 且經常在句子中充當句法上的非核心謂語，因而具有顯著的非限定性（參 Haspelmath 1995 等）；副動詞標記相應地屬於典型的非限定標記。甘青河湟漢語“著”即是阿爾泰語言副動詞標記的典型對應成分，已有多數研究往往徑直將其稱為“副動詞標記”。

綜上所述，無論是從共時表現還是歷時來源來看，甘青河湟漢語“著”均可以被視為典型的非限定標記。

3. 甘青河湟漢語“著”的限定用法及其潛在解釋思路

3.1. 甘青河湟漢語“著”的限定用法

雖然“著”在甘青河湟漢語中屬於典型的非限定標記，但已有文獻中仍存在少量“著”單獨出現於陳述句肯定式句末位置的用例，主要見於臨夏方言、西寧方言、甘溝話、周屯話和五屯話，“著”後既無後續謂語，也沒有出現“呢”等成分，如例（23）–（30）：¹³

- (23) 兀個工廠這些年〔黑糖生產著〕_{VP}。（那個工廠這些年一直生產紅糖。）（甘肅臨夏；敏春芳、杜冰心 2020: 35）
- (24) 年時我們這裡〔一掛苞穀種著〕_{VP}。（去年我們這裡都種著玉米。）（甘肅臨夏；敏春芳、杜冰心 2020: 35）
- (25) 穆薩哈老師〔罵著〕_{VP}。（老師正在批評穆薩。）（青海西寧；張安生 2007: 344）
- (26) 我〔正吃飯著〕_{VP}。（我正在吃飯。）（青海西寧；Fan 2011: 73）
- (27) 〔這個酒啊喝上著〕_{VP1}〔人啊難受著〕_{VP2}。（如果喝了這酒，人會感覺難受。）（青海甘溝；楊永龍 2019: 13）
- (28) 箇們幾個人〔一列街上話攀著〕_{VP}。（他們幾個人一起在街上聊天。）（青海周屯；Zhou 2022: 36）

¹² 這也是阿爾泰語言副動詞傳統上往往被稱為“非結束式”（清格爾泰 1991a: 267）的原因。

¹³ 此外，甘青河湟漢語中還存在其他一些“著”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的用例，但“著”前實際上還有“了”，共同構成連用形式“了著”。此類句末“了著”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之內。關於其性質與來源可參看 Janhunen et al. (2008: 85)、趙綠原 (2015: 63–64)、Sandman (2016: 202)、Zhou (2022: 37, 2026)、陳若雨 (2025) 等。

(29) 扎西哈 [腿子疼著] _{VP}。(紮西的腿疼。)(青海周屯; Zhou 2022: 23)

(30) 我 [隆務裡去著] _{VP}。¹⁴ (我要去隆務。)(青海五屯; Sandman 2016: 185)

在 OV 語序格局下，句末位置亦即核心謂語後的位置，是限定標記的典型句法位置。“著”單獨出現於限定標記句法位置的用法可以稱為“限定用法”。

甘青河湟漢語“著”的限定用法與其自身典型的非限定特徵明顯齟齬。甘溝話的例(27)尤其具有代表性：句中存在兩個“著”，前者出現於“這個酒啊喝上”後，標示該非核心謂語的非限定性，屬於典型的非限定標記；後者單獨出現於核心謂語後，其實際功能與限定標記相當。非限定標記“著”與限定用法的“著”同處於同一句子，但在限定性特徵上截然相反。甘青河湟漢語“著”的“反常”限定用法的成因亟需得到解釋。

3.2. 甘青河湟漢語“著”限定用法的潛在解釋思路

結合已有研究，關於甘青河湟漢語“著”的“反常”限定用法的形成，存在多種潛在的解釋思路：

其一，甘青河湟漢語中的部分“著”受到作為共同語（common language）的普通話的影響，從而得以在特定情況下獨立完句，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但是，“著”在陳述句肯定式中獨立完句的現象主要見於普通話書面語和南方普通話口語；“著”在北方普通話口語中本身難以獨立完句（呂叔湘、朱德熙 1952: 119；郭銳 2015；Djamouri & Paul 2018）。目前尚無證據表明甘青河湟漢語的這一現象是受到普通話書面語或南方普通話口語直接影響的結果。因此，此種解釋難以成立。

其二，甘青河湟漢語中的部分“著”的未完整體類意義已經發展為現在時意義，從體貌（aspect）的內部時間參照功能轉換為時制（tense）的外部時間參照功能，從而得以在特定情況下獨立完句，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但是，根據現有研究，甘青河湟漢語“著”出現於核心謂語後時，體貌意義非常突出，還未突破內部時間參照功能，尚無明確句法語義證據證明“著”具有一定的時制意義（參范曉蕾 2024 等）。內外部時間參照的角度能夠較為充分地解釋北方普通話口語的相關現象（郭銳 2015），但能否解釋甘青河湟漢語“著”的相關表現還有待進一步考量。

其三，甘青河湟漢語中的部分“著”是對周邊阿爾泰語言中限定性體貌標記的直接對譯，從而得以獨立完句，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例如，敏春芳、杜冰心（2020）認為甘青河湟漢語非核心謂語後的“著”與阿爾泰語言的副動詞標記（如東鄉語 -dzɿ¹⁵）

¹⁴ Janhunen et al. (2008) 和 Sandman (2016) 系列研究使用自創的一套拼音系統記錄五屯話。為便於閱讀並統一行文，本研究將所引五屯話例句全部轉寫為漢字。

¹⁵ -dzɿ 在劉照雄（1981）中記作 -dzɿu。

對應，核心謂語後的“著”則是阿爾泰語言句末限定性進行體標記（如東鄉語 -dʒiwo）的對譯成分，因而部分“著”具有限定用法。但是，東鄉語 -dʒiwo 實際上是非限定性的副動詞標記 -dʒi 與限定性的句末語氣詞 wo 的組合，整體屬於限定標記。在東鄉語等底層語言存在顯性限定性對立的情況下，以“著”同時對譯非限定標記和限定標記的可能性較小，此種解釋同樣尚需斟酌。

除上述三種潛在的解釋思路外，還有一種可能的解釋思路：非限定特徵是甘青河湟漢語“著”的典型特徵，“反常”的限定用法只是其局部和次要表現，限定用法在典型非限定特徵的基礎上動態演變產生。“解鈴還須繫鈴人”，既然能夠從限定性的角度概括和理解甘青河湟漢語“著”的形態句法表現，或許同樣可以從限定性系統內部思考其“反常”限定用法的來源。

4. 限定化視角下甘青河湟漢語“著”限定用法的形成

4.1. 限定化的類型與過程

限定用法在典型非限定特徵的基礎上動態演變產生，實質上也就是非限定標記獲得限定功能的動態過程，即“限定化”（參 Malchukov 2013；Robbeets 2017 等）。根據是否經歷形態句法演變的中間環節，限定化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甲類：漸變過程，經歷形態句法演變的中間環節，非限定形式逐步演變為限定形式。此類過程在 Malchukov（2013）中被稱為“動詞化”（verbalization），本文稱之為“形式限定化”（formal finitization）。

乙類：突變過程，不經歷形態句法演變的中間環節，非限定形式在特定語境中被直接重新分析（reanalyze）為限定形式。由於“非限定”與“從屬”就本文所涉現象而言大致等同，本文沿用 Robbeets（2017）的術語，稱之為“直接去從屬化”（direct insubordination）。

兩種類型的限定化現象均見於漢語方言。根據前期研究，甘青河湟漢語句末“了著”與北方漢語方言先行義“著”的形成很可能屬於乙類“直接去從屬化”（陳若雨 2025；陳若雨、陳前瑞 2025a）。¹⁶ 本文主要涉及甲類“形式限定化”。

結合相關研究，形式限定化的一般過程可以表述為：

¹⁶ 陳若雨（2025）和陳若雨、陳前瑞（2025a）也將“直接去從屬化”稱為“去從屬化”“非從屬化”。

階段 I，帶有非限定標記的非限定形式 X 本身不能成句，只能與限定形式的主要謂語構成多謂語結構，該多謂語結構整體可以成句；階段 II，限定形式的主要謂語逐步虛化為助動詞（auxiliary），助動詞在句法上仍屬於核心謂語，但在語義上已經降級為非核心謂語，非限定形式 X 相應地成為語義上的核心謂語，但在句法上仍為非核心謂語；階段 III，助動詞進一步脫落，非限定形式 X 成為句子的唯一謂語，亦即句法上的核心謂語，實質上充當典型的限定形式，其所帶的非限定標記同時獲得限定用法，甚至可能進一步演變為專門的限定標記。

在形式限定化過程中，演變發生的關鍵在於原初主要謂語的虛化，以及由此導致的性質上的重新分析。

4.2. 甘青河湟區域副動詞標記的共時比較

由於“著”在甘青河湟漢語中具有典型的非限定特徵，可以假設“著”的典型和初始句法位置是句法上的非核心謂語後，發揮類似於副動詞標記的功能；後續句法上的核心謂語則往往帶有“了”“哩/呢”等助詞充當的限定標記（記作“FIN”）。當句中存在兩個謂語時，基本句法格式可以概括為：“[VP₁ + 著] 非核心謂語 + [VP₂ + FIN] 核心謂語”。

“著”出現於句末位置的前提，是原初主要謂語“VP₂ + FIN”逐步虛化並最終脫落。由於甘青河湟區域內的漢語與阿爾泰語言等非漢語共同構成典型語言區域，適合進行跨語言和跨方言比較；元代漢語與甘青河湟漢語在來源方面高度相似（劉星、敏春芳 2020），也可以一併納入比較。下文將通過比較甘青河湟漢語、甘青河湟區域非漢語¹⁷和元代漢語中“著”及對應副動詞標記¹⁸（下文稱為副動詞標記）後所能出現結構的性質，為構擬甘青河湟漢語“著”的形式限定化過程奠定基礎。

雖然副動詞標記後往往允許出現多種虛化程度不同的結構，但根據副動詞標記後所能出現的虛化程度最高的結構的性質，甘青河湟區域語言可以分為以下五種類型：

類型 1：副動詞標記後所能出現的虛化程度最高的結構為帶有限定標記的助動詞，以撒拉語為代表。撒拉語中，並列副動詞標記 -A¹⁹ 後典型出現帶有限定標記的實義謂詞構成的核心謂語，如例（31）；-A 後也可以出現帶有限定標記的助動詞，如例（32）。

¹⁷ 甘青河湟區域內的非漢語除阿爾泰語言外，還包括藏語安多方言。但根據邵明園、林旭娜（2024）等研究，甘青河湟漢語與藏語安多方言在諸多語法特徵方面的關聯遠不及與阿爾泰語言的關聯緊密，因而本文選擇聚焦於甘青河湟區域內的阿爾泰語言，暫不涉及藏語安多方言的相關現象。

¹⁸ 阿爾泰語言副動詞標記有多種類型，本文主要討論與甘青河湟漢語“著”對應關係最為直接的並列 / 聯合 / 聯結副動詞標記，此類副動詞標記也是最為常用和無標記的副動詞標記。

¹⁹ 大寫字母 A 表示前元音，具體根據元音和諧（vowel harmony）規則變化。

(31) 撒拉語²⁰

[ali heli učile ber-e]_{VP1}, [me(n) öy al-ji]_{VP2}.
阿里 錢 借 給 -CVB 1SG 房子 買 -PST.FIN
‘阿里借錢給我，我買了房子。’
(馬偉 2013: 24)

(32) 撒拉語

u [piti-e]_{VP} [bil-er]_{AUX}.
3SG 寫 -CVB AUX-NPST.FIN
‘他會寫。’
(馬偉 2013: 178)

類型 2：副動詞標記後所能出現的虛化程度最高的結構為光桿助動詞，以元代漢語和保安語為代表。元代漢語中，“著”是對中古蒙古語副動詞標記的對譯，“VP + 著”構成的非核心謂語後往往出現帶有限定標記的實義謂詞構成的核心謂語（祖生利 2002），如例（33）“著”後出現實義謂詞“絆”與作為限定標記的祈使標記“者”的組合。“著”後也允許出現“有來”，如例（34），其中的“有”是中古蒙古語“有、存在”義助動詞 a- 和 bū- 的對譯（Ozawa 1965；亦鄰真 1982；祖生利 2002；晁瑞 2022），“來”則是作為限定標記的過去時標記，“有來”屬於帶有限定標記的助動詞。在現在時語境中，助動詞“有”還可以不添加限定標記，以光桿形式出現（敏春芳 2018: 401），如例（35）。²¹ 保安語聯結副動詞標記 -dzi 後除可以出現帶有限定標記的實義謂詞，還允許出現“表達肯定意義的確定語氣的助動詞” i，分別見例（36）（37）。

(33) 既這般歹時，[再來著]_{VP1} [絆者]_{VP2}。（《原本老乞大》；汪維輝編 2005: 20）

(34) 你那恩，我心中日夜[長想著]_{VP} [有來]_{AUX}。（《蒙古秘史》；余志鴻 1988: 37）

(35) 吉贛等處地面，湖南、廣東、福建這地面[相連著]_{VP} [有]_{AUX}。（《元典章》；祖生利 2007: 10）

²⁰ 本文對所引非漢語用例採取隔行標注，所涉語法標注縮寫及對應意義請見文末“縮略符號”部分。

²¹ “有”以光桿形式出現時，容易被分析為句末語氣詞。但由於在過去時語境中需要添加限定標記“來”，“有”在性質上仍屬於助動詞。崔世珍（1473–1542）在《老乞大集覽》“漢兒人有”條注中準確指出：“元時語必於言終用‘有’字，如語助而實非語助。”傳統所謂“語助”即句末語氣詞。

(36) 保安語

ndʒaŋ [iu-dʒi]_{VP1} [iu-dʒi]_{VP2} [edər-tɕ]_{VP3}.

3SG 走 -CVB 走 -CVB 累 -PST.FIN

‘他走著走著累了。’

(布和、劉照雄 1982: 49)

(37) 保安語

nə guar udər-də bədə dʒəŋ [kaiχuigə-dʒi]_{VP} [i]_{AUX}.

DEM 二 天 -LOC 1PL 正 開會 -CVB AUX

‘這兩天我們正在開會。’

(布和、劉照雄 1982: 45)

類型 3：副動詞標記後所能出現的虛化程度最高的結構為句末語氣詞，以東鄉語為代表。東鄉語並列副動詞標記 -dzɯ 後通常出現帶有限定標記的實義謂詞，如例 (38)；-dzɯ 後還允許出現 wo，如例 (39)。wo 在劉照雄 (1981: 74) 中被界定為助動詞，“輔助前面的實詞充當謂語，同時具有肯定的語氣”；在余志鴻 (1994) 中則被界定為“句末肯定語氣詞”。兩種略有不同的界定，反映了光桿助動詞與句末語氣詞之間的模糊界限，以及 wo 從光桿助動詞向句末語氣詞的過渡。wo 可以被視為兼具光桿助動詞和句末語氣詞雙重性質。

(38) 東鄉語

hə [iawu-dzɯ]_{VP1} [irə-wo]_{VP2}.

3SG 走 -CVB 來 -PRF.FIN

‘他走著來了。’

(劉照雄 1981: 65)

(39) 東鄉語

bi maodzɯci-ni dʒudzo-ni [udzɛ-dzɯ]_{VP} [wo]_{AUX/SFP}.

1SG 毛主席 -GEN 著作 -ACC 看 -CVB AUX/SFP

‘我正在看毛主席的著作。’

(劉照雄 1981: 62)

類型 4：副動詞標記後所能出現的虛化程度最高的結構為與之發生合音的成分，以土族語、唐汪話、甘溝話、臨夏方言、劉屯話及西寧方言為代表。土族語中，“並合體”副動詞 -dzə 後典型出現帶有限定標記的實義謂詞，如例 (40)。-dzə 後也允許出現 ii，如例 (41)，ii 分別被照那斯圖 (1981: 41) 和清格爾泰 (1991b: 226) 界定為“判斷語氣助詞”與“助動詞”。此外，-dzə 還可以脫落元音 ə，與 ii 發生合音 (照那斯圖 1981: 41)。“著”在唐汪話、甘溝話、臨夏方言、劉屯話和西寧方言等甘青河湟漢語

中屬於典型非限定標記，“著”後普遍能夠出現帶有限定標記的實義謂詞。唐汪話、甘溝話和臨夏方言的“著”後可以出現帶有限定標記的助動詞“坐”構成持續體構式（參徐丹 2014: 257；王雙成 2022；楊永龍 2022），如例（42）。劉屯話和甘溝話的“著”後也允許出現“嘸”“哩”等句末語氣詞（馬夢玲 2019；趙綠原 2021），如例（43）。唐汪話、甘溝話、臨夏方言、劉屯話和西寧方言中，還存在“著”與“哩/呢”的句末合音形式，相當於“著”後出現的是一個與之發生合音的成分。該合音形式在唐汪話和臨夏方言研究中曾被使用“寨”（徐丹 2014: 250）和“摘”（尹雯 2011: 45）等漢字記錄，如例（44）；在其他部分研究中則被直接記作“著”，但實際讀音與非限定標記“著”不同，如西寧方言和甘溝話“著”作為非限定標記時讀作 [tʂɔ] [tʂɿ]，出現於句末位置時讀作 [tʂɛ] [tʂɛi]，後者應當是前者與“哩/呢”的合音形式（參張安生 2007；趙綠原 2021 等）。如此看來，3.1 小節所提及的甘青河湟漢語“著”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的部分用例實際上並非限定用法的真正用例，包括西寧方言和甘溝話的（25）–（27）；結合尹雯（2011）等描寫，可以推測臨夏方言的例（23）（24）很可能也屬於類似情況。

(40) 土族語

te morə-sa-naa [bauu-dzə]_{VP1} [re-va]_{VP2}.
3SG 馬 -ABL-REFL.GEN 下 -CVB 來 -PST.FIN
‘他從自己的馬上下來了。’
（照那斯圖 1981: 23）

(41) 土族語

bu [mude-dz(ə)]_{VP} [ii]_{AUX/SFP}.
1SG 知道 -CVB AUX/SFP
‘我已經知道了。’
（照那斯圖 1981: 41）

(42) 雪 [下著]_{VP} [坐著哩]_{AUX}。（雪一直在下。）（青海甘溝；楊永龍 2022: 429）

(43) 噯傢啊張三 [叫著]_{VP} [哩]_{SFP}。（他被叫做張三。）（青海甘溝；趙綠原 2021: 415）

(44) 長衣裳 [叫衫子寨]_{VP}。（長褂子叫做衫子。）（甘肅唐汪；徐丹 2014: 252）

類型 5：副動詞標記後所能出現的虛化程度最高的結構為語音上的空形式 Ø，以康家語、周屯話及五屯話為代表。康家語中，並列式副動詞標記 -dʒi 後允許出現帶有限定標記的實義謂詞、帶有限定標記的助動詞以及光桿助動詞，分別如例（45）–（47）。康家語 -dʒi 還允許直接出現於句末位置，如例（48），相當於其後出現的一個語音上的空形式 Ø。周屯話中，“著”後可以出現由帶有限定標記的實義謂詞與帶有限定標記的助動詞，分別如例（49）（50）；“著”也可以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

如例(51)，其讀音與非核心謂語後的非限定標記“著”完全一致，均為[tʂʏ]，亦即其後出現一個語音上的空形式 Ø。五屯話中，“著”（記作 -dzɿ 或 -zhe）僅能夠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表達將來時意向（intention）等在未完整體類意義上進一步衍生的語義，如例(52)；非限定標記的共時系統中已經不存在與之語音對應或相近的成分²²（陳乃雄 1989；Janhunnen et al. 2008: 83–89），同樣相當於“著”後出現一個語音上的空形式 Ø。

(45) 康家語

ŋgɔla [ide-dzɿ]_{VP1} [utʃi-sina]_{VP2}.
3PL 吃 -CVB 喝 -PROG.FIN

‘他們正在吃喝。’

（斯欽朝克圖 1999: 151）

(46) 康家語

dʒindʒiɪɾa [ila-dzɿ]_{VP} [su-dʒina]_{AUX}.
孩子 哭 -CVB AUX-PROG.FIN

‘孩子一直在哭。’

（斯欽朝克圖 1999: 152）

(47) 康家語

bi [vəide-dzɿ]_{VP} [i]_{AUX}.
1SG 生病 -CVB AUX

‘我在生病。’

（斯欽朝克圖 1999: 148）

(48) 康家語

bi [vəide-dzɿ]_{VP}.
1SG 生病 -CVB

‘我在生病。’

（斯欽朝克圖 1999: 148）

(49) 蘋果 [落著]_{VP1} [下來了]_{VP2}。（蘋果落下來了。）（青海周屯；Zhou 2022: 48）

(50) 個房子 [大著]_{VP} [沒哩]_{AUX}。（這座房子不大。）（青海周屯；Zhou 2022: 117）

(51) 箇們幾個人一列街上話 [攀著]_{VP}。（他們一起在街上聊天。）（青海周屯；Zhou 2022: 36）

(52) 我隆務裡 [去著]_{VP}。（我要去隆務。）（青海五屯；Sandman 2016: 185）

²² 五屯話中，“著”曾經具有類似於副動詞標記的非限定特徵，句末“了著”很可能是其非限定特徵直接去從屬化的產物（陳若雨 2025）。只是由於種種原因，“著”在五屯話的共時系統中已經不再作為非限定標記使用。

4.3. 甘青河湟漢語非限定“著”的形式限定化過程

甘青河湟區域副動詞標記在共時層面的句法表現見表 1，不同方言或語言中副動詞標記後所能夠出現的虛化程度最高的成分（已在表格中以灰色標出）在形式減縮和性質虛化兩方面表現出明顯梯度差異。²³ 從限定化的動態視角來看，也就是“[VP₁ + 著]_{非核心謂語} + [VP₂ + FIN]_{核心謂語}”格式中“著”後核心謂語在形式上逐漸減縮，在性質上逐漸虛化，並最終在語音上完全消失。

表 1 甘青河湟區域副動詞標記的句法表現²⁴

副動詞標記	VP + FIN	AUX + FIN	AUX	SFP	FE	Ø
撒拉語 -A	+	+				
元代漢語“著”	+	+	+			
保安語 -dzi	+		+			
東鄉語 -dzɯ	+		+	+		
土族語 -dzə	+		+	+	+	
唐汪話“著”	+	+			+	
甘溝話“著”	+	+		+	+	
臨夏方言“著”	+	+			+	
劉屯話“著”	+			+	+	
西寧方言“著”	+				+	
康家語 -dʒi	+	+	+			+
周屯話“著”	+	+				+
五屯話“著”						+

結合上述共時表現與形式限定化的基本過程，甘青河湟漢語“著”的形式限定化過程可以表述為（另見表 2）：

²³ 表 1 中之所以存在部分未標“+”的空檔（gap），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儘管語法化本身是一個具有漸變性的歷時過程，理想狀況下應當在特定語言的共時層面投射出連續性的句法表現，但特定語言內部的系統因素和外部的接觸因素往往不可避免地影響或制約此種連續性句法表現的完整保留，因而虛化程度更高的用法在現實中不一定蘊涵虛化程度較低的用法，由此導致了其中部分空檔的產生。其二，囿於本文目前所掌握語言材料的豐富程度以及材料描寫的細緻程度，客觀上難以窮盡性展示甘青河湟區域副動詞標記的全部句法表現，其中部分空檔的存在不排除與此有關。上述兩方面原因也正是本文採取區域內跨語言 / 跨方言比較的方法嘗試構擬“著”形式限定化過程的意圖，即通過跨語言 / 跨方言層面的共時比較，力圖規避特定語言的特殊表現並減小數據噪聲。更為關鍵的是，本文僅是一種基於新的解釋思路的探索，未來更為翔實的材料無疑能夠細化或者修正本文的相關認識。感謝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

²⁴ 表格中的縮寫及其所指為：VP = 實義謂詞；FIN = 限定標記；AUX = 助動詞；SFP = 句末語氣詞；FE = 合音成分；Ø = 語音空形式。

階段 I，句中存在兩個 VP，“VP₁ + 著”構成句法上的非核心謂語，“VP₂ + FIN”構成句法上的核心謂語。限定功能由 VP₂ 負載的限定標記承擔。

階段 II，VP₂ 由實義動詞泛化為助動詞，助動詞仍為句法上的核心謂語，負載限定標記，同時降級為語義上的非核心謂語，“VP₁ + 著”相應地升級為語義上的核心謂語。限定功能由助動詞負載的限定標記承擔。

階段 III，去範疇化（de-categorization）導致助動詞添加限定性標記的強制性降低，助動詞有時也可以以光桿形式出現。限定功能由光桿助動詞本身承擔。

階段 IV，光桿助動詞徹底失去負載限定標記的能力且失去重音，進一步演變為句末語氣詞，“VP₁ + 著”與句末語氣詞組合構成句中唯一謂語，完全成為句法上的核心謂語。句末語氣詞在句中強制性出現，承擔限定功能。

階段 V，“著”與句末語氣詞並置，韻律邊界逐漸消失，誘發合音操作。限定功能由“著”後與之合音的成分承擔。

階段 VI，句末語氣詞在語音上完全消失，成為語音上的空形式 Ø，“VP₁ + 著”直接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限定功能完全由“著”接管，“著”的限定用法最終形成。正因如此，周屯話和五屯話中的部分“著”允許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獨立完句。

表 2 甘青河湟漢語“著”形式限定化的若干階段及其句法格式²⁵

形式限定化階段	句法格式
I	[VP ₁ + 著] 非核心謂語 + [VP ₂ + FIN] 核心謂語
II	[VP ₁ + 著] 非核心謂語 + [AUX + FIN] 核心謂語
III	[VP ₁ + 著] 非核心謂語 + [AUX] 核心謂語
IV	[VP ₁ + 著 + SFP] 核心謂語
V	[VP ₁ + [著 + SFP] 合音] 核心謂語
VI	[VP ₁ + 著 + Ø] 核心謂語

在典型非限定標記“著”逐漸獲得限定用法的過程中，原初核心謂語的助動詞化和語氣詞化及其所造成的形式與意義的不匹配（mismatch）發揮著關鍵作用。階段 II 中，原初主要謂語泛化為助動詞，在語義上成為非核心謂語，在句法上則仍為核心謂語，典型核心謂語的形態要求（如添加限定標記）弱化，產生進一步演變為光桿助動詞的傾向。階段 IV 中，句末語氣詞在功能上承擔關鍵的限定功能，在形態上則表現為語氣詞（particle，助詞 / 小品詞）形式，存在被重新分析為句子非必要成分以至於其

²⁵ 表格中“（非）核心謂語”均指句法上的“（非）核心謂語”。

限定功能被進一步剝離的潛在可能。形式與意義的不匹配使特定階段的句法結構處於非穩定狀態，為形式限定化過程的後續演變創造了條件。甘青河湟漢語“著”的“反常”限定用法本質上動態演變自其自身的典型非限定特徵，限定用法只是“著”的局部和次要表現。限定用法的存在不會對“著”典型非限定特徵的存在構成反例，實際上也都不會否定和解構甘青河湟漢語的限定性對立格局。

從區域類型的角度視之，限定化過程普遍見於包括阿爾泰語言在內的跨歐亞語言（Transeurasian languages）²⁶（Malchukov 2013; Robbeets 2017）。例如，蒙古語過去時形動詞標記 *-γsan* 及其同源成分在蒙古語族語言中本身屬於典型的非限定標記，其後一般必須出現帶有限定標記的繫詞或助動詞，但在現代蒙古語口語中已經發展出一定的限定用法，允許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道布 1983: 60；清格爾泰 1991a: 291），在青海保安語等部分蒙古語族語言中甚至成為了相對專用的限定標記（Fried 2010: 183）；蒙古語 *-γsan* 的限定化很可能與其後所接助動詞 *bai-* 的語氣詞化有關，語氣詞 *bui* 與助動詞 *bai-* 之間存在演變關係（那順烏日圖 1990）。²⁷ 同樣，突厥語族語言中普遍存在的非過去時形式 *-(A)r* 在共時上屬於限定標記，但其歷時來源是具有典型非限定特徵的形動詞標記（鍾進文 2009: 153；Johanson 2022）。包括甘青河湟漢語在內的漢語西北方言在地理上處於跨歐亞區域的南部邊緣，在歷史上曾與阿爾泰語言發生過密切接觸且持續至今（橋本萬太郎 1983）。因此，藉助限定化視角觀察甘青河湟漢語中的相關現象，也是甘青河湟漢語共時分佈與歷時源流的客觀要求。

5. 結語

本文聚焦於甘青河湟漢語中非限定標記“著”單獨出現於陳述句肯定式句末位置的“反常”現象，嘗試以“解鈴還須繫鈴人”的思路，藉助限定化的動態視角探討其限定用法的來源與形成過程。考察發現，作為局部和次要表現的限定用法並不會與“著”自身的典型非限定特徵構成矛盾，限定用法很可能在其非限定特徵基礎上經由形式限定化過程逐步動態演變而來。

本質上，從非限定特徵到限定用法的動態演變發生於限定性對立的格局之中。“著”之所以能夠最終接管原初核心謂語所帶限定標記的限定功能，導源於句中必須存在特定標記顯性標示限定特徵的句法要求。因此，“著”的形式限定化不僅不會否

²⁶ 跨歐亞語言（或譯為“泛歐亞語言”）包括阿爾泰語言、西伯利亞語言、朝鮮語、日語等。相比於傳統的“阿爾泰”（Altaic）或“宏阿爾泰”（Macro-Altaic）等譜系性概念，“跨歐亞語言”概念更加強調區域性，區域內語言往往共享特定共時特徵與歷時路徑（Johanson & Robbeets 2010）。

²⁷ Poppe（1987: 260）明確指出蒙古語族語言中“大多數陳述式形式（按：限定形式）由動名詞（按：形動詞）發展而來，換言之，這類謂語本質上是帶有零繫詞的謂語性名詞”。

定和解構甘青河湟漢語的限定性系統，反而能夠進一步證明系統的限定性對立在甘青河湟漢語中的客觀與深刻存在。

透過甘青河湟漢語“著”的限定化個案，不僅能夠在 Malchukov (2013) 等研究的基礎上，細化關於形式限定化過程中具體階段的構擬，還可以對相關語言現象與理論問題有進一步的認識。引言部分提及“著”在北方普通話口語中通常無法獨立完句，“著”後或需添加後續謂語，或需添加“呢”等句末語氣詞。功能和句法視角已經從共時層面對這一現象作出細緻的解釋：就功能而言，這是因為“著”只能進行內部時間參照，後續謂語與句末語氣詞則均能夠進行外部時間參照，而現實句的成句要求外部時間參照（郭銳 2015）；就句法而言，這是由於“著”屬於低層體標記，必須得到更高層次詞匯核心（lexical head）或功能核心（functional head）的允准，後續謂語與句末助詞分別充當詞匯和功能核心（Djamouri & Paul 2018）。限定化視角則將“著”後出現後續謂語和句末語氣詞視為限定化歷時演變過程的不同階段（階段 I 與階段 IV），從動態角度進一步證明“著”後後續謂語與句末語氣詞之間的關聯及其共同作用。此外，限定性範疇本身往往被視為一種或離散或連續的靜態現象（Nikolaeva 2007），限定化能夠為瞭解限定性系統內部的動態轉化提供更為多維的觀察視角。

目前，學界關於漢語西北方言，尤其是甘青河湟漢語的語言接觸問題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現有研究更為側重於共時接觸現象，對接觸背景下的歷時演變現象關注有限。本文僅是基於歷時視角的初步嘗試，漢語西北方言中包括限定化在內的諸多歷時演變現象，尚有待更多深入的個案探討。

附錄

縮略符號

1	第一人稱 (first person)
3	第三人稱 (third person)
ABL	離格 (ablative case)
AUX	助動詞 (auxiliary)
CVB	副動詞 (converb)
DEM	指示詞 (demonstrative)
FIN	限定 (finite)
GEN	領屬格 (genitive case)
LOC	方位格 (locative case)
NPST	非過去時 (non-past tense)
PL	複數 (plural)

PRF	完成體 (perfect aspect)
PROG	進行體 (progressive aspect)
PST	過去時 (past tense)
REFL	反身 (reflexive)
SFP	句末語氣詞 (sentence-final particle)
SG	單數 (singular)

鳴謝

本文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現代漢語源流考”(22&ZD294)資助。相關研究得到中國人民大學陳前瑞教授的細緻指導；本文主要內容曾先後於國際中國語言學會第30屆年會(延世大學, 2024)和絲綢之路語言學國際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 2024)報告, 鄧思穎教授、楊永龍教授、張美蘭教授、黃瑞玲博士、燕飛依銘、金澤晟等與會學者的提問、討論與建議富有啟發性；《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審稿專家亦對本文提出了專業精深的修改意見, 謹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 布和、劉照雄。1982。保安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Boke & Zhaoxiong Liu. 1982. *Bao'anyu Jianzhi*.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晁瑞。2022。對比語言學視野下的《老乞大》句尾“有”字。中國語言學研究(第二輯)。304–333。Rui Chao. 2022. Duibi yuyanxue shiye xia de *Laoqida* juwei “you” zi.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 di'er ji. 304–333.
- 陳乃雄。1989。五屯話的動詞形態。民族語文 6。26–37。Naixiong Chen. 1989. Wutunhua de dongci xingtai. *Minzu Yuwen* 6. 26–37.
- 陳前瑞、Vittorio Tantucci。2021。持續體與未完整體的類型學思考。外語教學與研究 3。323–335, 478。Qianrui Chen & Vittorio Tantucci. 2021. Chixuti yu weiwanzhengti de leixingxue sikao.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3. 323–335, 478.
- 陳若雨。2025。再談甘青河湟漢語句末“了著”的性質與來源。第十一屆西北方言與民俗學術研討會, 甘肅政法大學, 7月17–18日。Ruoyu Chen. 2025. Zai tan Gan-Qing Hehuang Hanyu jumo “le zhe” de xingzhi yu laiyan. *Dishiyi Jie Xibei Fangyan yu Minsu Xueshu Yantaohui*, Gansu Zhengfa Daxue, 17–18 July.
- 陳若雨。2026。現代漢語西北方言限定性問題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Ruoyu Chen. 2026. *Xiandai Hanyu Xibei fangyan xiandingxing wenti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陳若雨、陳前瑞。2025a。北方漢語先行義“著”來源新解——非完句特徵與非從屬化的視角。當代語言學 5。739–757。Ruoyu Chen & Qianrui Chen. 2025a. Beifang Hanyu xianxing yi “zhe” laiyan xinjie: Feiwanju tezheng yu feicongshuhua de shijiao. *Dangdai Yuyanxue* 5. 739–757.
- 陳若雨、陳前瑞。2025b。西北漢語方言“呢”類將來時的區域性。語言與文化論叢(第十一輯)。34–52。Ruoyu Chen & Qianrui Chen. 2025b. Xibei Hanyu fangyan “ne” lei jianglaishi de quyuxing. *Yuyan yu Wenhua Luncong*, dishiyi ji. 34–52.



- 川澄哲也。2010。西寧方言的小句連接標記“著”。神戸市外國語大學外國學研究 76。83–93。Tetsuya Kawasumi. 2010. Xining fangyan de xiaoju lianjie biaoji “zhe”. *Annals of Foreign Studies* 76. 83–93.
- 戴耀晶。1997。現代漢語時體系統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Yaojing Dai. 1997. *Xiandai Hanyu Shiti Xitong Yanjiu*. Hangzhou: Zhejiang Jiaoyu Chubanshe.
- 道布。1983。蒙古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Daobu. 1983. *Mengguyu Jianzhi*.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范曉蕾。2024。西北漢語助詞“著”的比較研究：論語言接觸性演變的一種新模式。語言暨語言學。Xiaolei Fan. 2024. Xibei Hanyu zhuci “zhe” de bijiao yanjiu: Lun yuyan jiechuxing yanbian de yizhong xin moshi. *Yuyan ji Yuyanxue*. <https://doi.org/10.1075/lali.00166.fan> (accessed 30 May 2024).
- 范曉蕾。2025。從西北漢語“著”看接觸性演變的限制與機制。中國語文 6。655–672, 766。Xiaolei Fan. 2025. Cong Xibei Hanyu “zhe” kan jiechuxing yanbian de xianzhi yu jizhi. *Zhongguo Yuwen* 6. 655–672, 766.
- 郭銳。1997。過程和非過程——漢語謂詞性成分的兩種外在時間類型。中國語文 3。162–175。Rui Guo. 1997. Guocheng he feiguocheng: Hanyu weicixing chengfen de liangzhong waizai shijian leixing. *Zhongguo Yuwen* 3. 162–175.
- 郭銳。2015。漢語謂詞性成分的時間參照及其句法後果。世界漢語教學 4。435–449。Rui Guo. 2015. Hanyu weicixing chengfen de shijian canzhao ji qi jufa houguo. *Shijie Hanyu Jiaoxue* 4. 435–449.
- 蘭州大學中文系臨夏方言調查研究組、甘肅省臨夏州文聯。1996。臨夏方言。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Lanzhou Daxue Zhongwenxi Linxia Fangyan Diaocha Yanjiuzu & Gansusheng Linxiashou Wenlian. 1996. *Linxia Fangyan*. Lanzhou: Lanzhou Daxue Chubanshe.
- 劉寧生。1985。論“著”及其相關的兩個動態範疇。語言研究 2。117–128。Ningsheng Liu. 1985. Lun “zhe” ji qi xiangguan de liangge dongtai fanchou. *Yuyan Yanjiu* 2. 117–128.
- 劉星、敏春芳。2020。語言接觸視角下的元白話與西北方言比較研究。漢語史與漢藏語研究（第八輯）。169–189。Xing Liu & Chunfang Min. 2020. Yuyan jiechu shijiao xia de Yuanbaihua yu Xibei fangyan bijiao yanjiu. *Hanyushi yu Han-Zangyu Yanjiu*, diba ji. 169–189.
- 劉照雄。1981。東鄉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Zhaoxiong Liu. 1981. *Dongxiangyu Jianzhi*.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呂叔湘、朱德熙。1952。語法修辭講話。北京：開明書店。Shuxiang Lü & Dexi Zhu. 1952. *Yufa Xiuci Jianghua*. Beijing: Kaiming Shudian.
- 馬夢玲。2019。青海貴德劉屯話記略。方言 2。244–256。Mengling Ma. 2019. Qinghai Guide Liutunhua jilüe. *Fangyan* 2. 244–256.
- 馬偉。2013。撒拉語形態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Wei Ma. 2013. *Salayu xingtai yanjiu*.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敏春芳。2018。語言接觸與語言演變——東鄉語與東鄉漢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Chunfang Min. 2018. *Yuyan Jiechu yu Yuyan Yanbian: Dongxiangyu yu Dongxiang Hanyu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敏春芳、杜冰心。2020。語言接觸視野下甘青河湟方言“著”字句研究。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3–40。Chunfang Min & Bingxin Du. 2020. Yuyan jiechu shiye xia Gan-Qing Hehuang fangyan “zhe”zi ju yanjiu. *Shanx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 33–40.

- 敏春芳、付喬。2022。語言接觸視角下甘肅臨夏話和東鄉語述補結構研究。當代語言學 6。844–858。Chunfang Min & Qiao Fu. 2022. Yuyan jiechu shijiao xia Gansu Linxiahua he Dongxiangyu shubu jieyou yanjiu. *Dangdai Yuyanxue* 6. 844–858.
- 敏春芳、馬宇晨。2025。語言接觸視域下甘青河湟地區語言區域特徵研究。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103–113。Chunfang Min & Yuchen Ma. 2025. Yuyan jiechu shiyu xia Gan-Qing Hehuang diqu yuyan quyu tezheng yanjiu. *Xibei Shida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 103–113.
- 木村英樹。1983。關於補語性詞尾“著 /zhe/”和“了 /le/”。語文研究 2。22–30。Hideki Kimura. 1983. Guanyu buyuxing ciwei “zhe” he “le”. *Yuwen Yanjiu* 2. 22–30.
- 那順烏日圖。1990。中世紀蒙古語 a-、bū- 及其演變。民族語文 4。49–56。Nasun-urt. 1990. Zhongshiji Mengguyu a-/bū- ji qi yanbian. *Minzu Yuwen* 4. 49–56.
- 橋本萬太郎。1983。北方漢語的結構發展。語言研究 1。88–99。Mantaro Hashimoto. 1983. Beifang Hanyu de jieyou fazhan. *Yuyan Yanjiu* 1. 88–99.
- 清格爾泰。1991a。蒙古語語法。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Chinggaltai. 1991a. *Mengguyu Yufa*. Huhehaote: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 清格爾泰。1991b。土族語和蒙古語。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Chinggaltai. 1991b. *Tuzuyu he Mengguyu*. Huhehaote: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 仁增旺姆。1991。漢語河州話與藏語的句子結構比較。民族語文 1。12–18。Rigzin Wangmo. 1991. Hanyu Hezhouhua yu Zangyu de juzi jieyou bijiao. *Minzu Yuwen* 1. 12–18.
- 邵明園、林旭娜。2024。甘青語言區域漢語副動詞附綴“是”：語義、句法和來源。語言暨語言學 3。497–534。Mingyuan Shao & Xuna Lin. 2024. Gan-Qing yuyan quyu Hanyu fudongci fuzhui “shi”: Yuyi, jufa he laiyou. *Yuyan ji Yuyanxue* 3. 497–534.
- 斯欽朝克圖。1999。康家語研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Sechenchogt. 1999. *Kangjiayu Yanjiu*. Shanghai: Shanghai Yuandong Chubanshe.
- 汪維輝（編）。2005。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一）。北京：中華書局。Weihui Wang (ed.). 2005. *Chaoxian Shidai Hanyu Jiaokeshu Congkan, y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王雙成。2022。藏語“坐、住”義動詞的語法化及區域類型特徵。民族語文 1。3–13。Shuangcheng Wang. 2022. Zangyu “zuo, zhu” yi dongci de yufahua ji quyu leixing tezheng. *Minzu Yuwen* 1. 3–13.
- 吳繼章。2007。魏縣方言的“著”——與漢語普通話及其他相關方言、近代漢語等的比較研究。燕趙學術 2。52–61。Jizhang Wu. 2007. Weixian fangyan de “zhe”: Yu Hanyu Putonghua ji qita xiangguan fangyan, jindai Hanyu deng de bijiao yanjiu. *Yanzhao Xueshu* 2. 52–61.
- 徐丹。2014。唐汪話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Dan Xu. 2014. *Tangwanghua Yanjiu*.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徐丹、貝羅貝。2018。中國境內甘肅青海一帶的語言區域。漢語學報 3。2–15, 95。Dan Xu & Alain Peyraube. 2018. Zhongguo jingnei Gansu Qinghai yidai de yuyan quyu. *Hanyu Xuebao* 3. 2–15, 95.
- 楊永龍。2019。甘青河湟話的混合性特徵及其產生途徑。民族語文 2。10–24。Yonglong Yang. 2019. Gan-Qing Hehuanghua de hunhexing tezheng ji qi chansheng tujing. *Minzu Yuwen* 2. 10–24.
- 楊永龍。2022。青海甘溝話“坐”義動詞用作持續體助動詞。中國語文 4。427–438, 511。Yonglong Yang. 2022. Qinghai Gangouhua “zuo” yi dongci yongzuo chixuti zhudongci. *Zhongguo Yuwen* 4. 427–438, 511.



- 亦鄰真。1982。元代硬譯公牘文體。元史論叢（第一輯）。164–178。Linzhen Yi. 1982. Yuandai yingyi gongdu wenti. *Yuanshi Luncong*, diyi ji. 164–178.
- 尹雯。2011。臨夏方言動詞的“體”。甘肅高師學報 4。45–47。Wen Yin. 2011. Linxia fangyan dongci de “ti”. *Gansu Gaoshi Xuebao* 4. 45–47.
- 余志鴻。1988。《蒙古秘史》的特殊語法——論元代漢語的時體制。語言研究 1。29–41。Zhihong Yu. 1988. *Menggu Mishi de teshu yufa: Lun Yuandai Hanyu de shiti zhi*. *Yuyan Yanjiu* 1. 29–41.
- 余志鴻。1994。從《蒙古秘史》語言看東鄉語。民族語文 1。17–22, 67。Zhihong Yu. 1994. *Cong Menggu Mishi yuyan kan Dongxiangyu*. *Minzu Yuwen* 1. 17–22, 67.
- 張安生。2007。西寧回民話的引語標記“說著”、“說”。中國語文 4。343–356, 384。Ansheng Zhang. 2007. Xining Huiminhua de yinyu biaoji “shuozhe”, “shuo”. *Zhongguo Yuwen* 4. 343–356, 384.
- 照那斯圖。1981。土族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Junast. 1981. *Tuzuyu Jianzhi*.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趙綠原。2015。甘溝方言的動詞後附成分——兼論接觸背景下的時體系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論文。Lüyuan Zhao. 2015. *Gangou fangyan de dongci houfu chengfen: Jianlun jiechu beijing xia de shiti xitong*.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anjiushengyuan shuoshi xuewei lunwen.
- 趙綠原。2021。青海民和甘溝話的三分時體系統。方言 4。413–426。Lüyuan Zhao. 2021. Qinghai Minhe Gangouhua de sanfen shiti xitong. *Fangyan* 4. 413–426.
- 鍾進文。2009。西部裕固語描寫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Jinwen Zhong. 2009. *Xibu Yuguyu Miaoxie Yanjiu*.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Dexi Zhu. 1982. *Yufa Jiangy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祖生利。2002。元代白話碑文中助詞的特殊用法。中國語文 5。459–472, 480。Shengli Zu. 2002. Yuandai Baihua beiwen zhong zhuci de teshu yongfa. *Zhongguo Yuwen* 5. 459–472, 480.
- 祖生利。2007。元代的蒙式漢語及其時體範疇的表達——以直譯體文獻的研究為中心。當代語言學 1。1–13, 93。Shengli Zu. 2007. Yuandai de Mengshi Hanyu ji qi shiti fanchou de biaoda: Yi zhiyiti wenxian de yanjiu wei zhongxin. *Dangdai Yuyanxue* 1. 1–13, 93.
- Bybee, Joan L., Revere Perkins D.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jamouri, Redouane & Waltraud Paul. 2018. A new approach to -zhe in Mandarin Chinese. In William McClure & Alexander Vovin (eds.), *Studies in Japanese and Korean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nd beyond: Festschrift presented to John B. Whitman*, 110–123. London: Brill.
- Fan, Xiaolei. 2011. *The imperfective -ZHE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A typological stud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Phil. thesis.
- Fan, Xiaolei. 2025. *The particle Zhe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A new type of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 change*. Singapore: Springer.
- Fried, Robert Wayne. 2010. *A grammar of Bao'an Tu, a Mongolic language of northwest China*. Buffalo, NY: University of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dissertation.
- Haspelmath, Martin. 1995. The converb as a cross-linguistically valid category. In Martin Haspelmath & Ekkehard König (eds.), *Converb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adverbial verb forms – Adverbial participles, gerunds*, 1–55.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Janhunen, Juha, Marja Peltomaa, Erika Sandman & Xiawu Dongzhou. 2008. *Wutun*. München: Lincom Europa.
- Jaxontov, Sergej Je. 1988. Resultative in Chinese. In Vladimir P. Nedjalkov (ed.), *Typolog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Типология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х конструкций], trans. by Bernard Comrie, 113–133.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Johanson, Lars. 2022. The structure of Turkic. In Lars Johanson & Éva Ágnes Csató (eds.), *The Turkic languages*, 2nd edn., 26–59. London: Routledge.
- Johanson, Lars & Martine Robbeets. 2010. Introduction. In Lars Johanson & Martine Robbeets (eds.), *Transeurasian verbal morpholog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Genealogy, contact, chance*, 1–5.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Malchukov, Andrej. 2013. Verbalization and insubordination in Siberian languages. In Martine Robbeets & Hubert Cuyckens (eds.), *Shared grammaticalization: With special focus on the Transeurasian languages*, 177–20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Nikolaeva, Irina. 2007. Introduction. In Irina Nikolaeva (ed.), *Finitenes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1–1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zawa, Shigeo. 1965. Auxiliary verb a- and bū- in Middle Mongolian: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sememes. *Area and Culture Studies,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12. 91–113.
- Poppe, Nicholas. 1987.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Helsinki: 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
- Robbeets, Martine. 2017. The development of finiteness in the Transeurasian languages. *Linguistics* 55(3). 489–523.
- Sandman, Erika. 2016. *A grammar of Wutun*. Helsinki: University of Helsinki dissertation.
- Shao, Mingyuan & Xuna Lin. 2023. Converbs of Sinitic varieties in Qīnghǎi-Gānsù linguistic area. *Journal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38(1). 14–40.
- Zhou, Chenlei. 2022. *Zhoutun*. London: Routledge.
- Zhou, Chenlei. 2026. Language contact and polysemy of a grammatical word in Zhoutun: The case of 著 tʂʰ. In Redouane Djamouri, Christine Lamarre & Julie P.M. Lefort (eds.), *Language contact in Northern China: Chinese and its neighbouring languages*, 384–412. London: Brill.

Finitization of Non-Finite *zhe* in Gansu-Qinghai Sinitic Varieties

Ruoyu Ch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the Gansu-Qinghai Sinitic varieties spoken in Northwest China, *zhe* denoting imperfectives is used as a typical non-finite marker, and thus typically fails to occur alone at the sentence-final position following the core predicate. However, a few exceptions exist in several Gansu-Qinghai Sinitic varieties where *zhe* occurs independently at the sentence-final position. Such deviant finite use is in obvious contradiction to its typical non-finite feature. 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of finitization, the deviant finite use of *zhe* in the Gansu-Qinghai Sinitic varieties could be provided a more unified account. That is, the non-finite feature is the typical feature of *zhe*, whereas the finite use is a local and secondary phenomenon. And it is highly possible that the finite use has evolved from its non-finite feature through the dynamic and gradual process of formal finitization. The finitization of *zhe* is driven by the auxiliarization and particlization of the erstwhile core predicate following *zhe*, which essentially takes pla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finiteness distinction in the Gansu-Qinghai Sinitic varieties. Rather than negating or deconstructing the finiteness system, the finitization of *zhe* could, on the contrary, further verify the existence of finiteness distinction in the Gansu-Qinghai Sinitic varieties.

Keywords

Gansu-Qinghai Sinitic varieties, *zhe*, finiteness, finitization, areal typology

通訊地址：北京 海淀區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chenruoyu_ling@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8月12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12月29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1月13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1月20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4月30日